

## 是誰在敲門

叩叩。

她一邊敲門，一邊努力把嘴角上揚到最高點，臉頰的肉不自覺往上堆成兩團球。她笑起來臉總是特別臃腫，早上對鏡練習時就已經發現，但不這樣做的話，她實在不知道怎麼開始。

「是誰在敲門？」

她聽見萊斯太太的腳步聲逐漸接近大門，隨著每個步伐，嬰兒哭鬧的聲音也逐漸亮起來。

「莉珊。」

「哪個莉珊？」

「馬莉珊。」

馬莉珊想起了小學時同學喜歡玩的英語雙關遊戲。當他們問起「是誰在敲門？」，並且睜大著眼睛等著她回答時，她總想不到什麼好笑的答案。羞澀的她縮起了肩膀，努力擠出像知更鳥放屁般細小的音量，老實地回答：「莉珊，我叫馬莉珊，我來自台灣。」

感到失望的孩子們集體離開：「天，她真的什麼都不懂。」遠走後，孩子們突然升起的笑聲像煙花般一簇又一簇地在空中爆破著。

馬莉珊慶幸這次萊斯太太不是在和她玩那愚蠢的遊戲，但這也是她現在唯一感到慶幸的事。

「好可愛的小男生！」萊斯太太手上的嬰兒到底是她第四還是第五個孩子？馬莉珊完全記不清了，但她還是發出比平常更高的聲音讚嘆。對莉珊而言，嬰兒的長相跟鳳梨沒有什麼差別，更無所謂可愛不可愛。

「是女生，她叫喬安。」萊斯太太糾正她。

「抱歉，萊斯太太。」

「叫我雪倫吧。妳都長這麼大了。」

幾年沒來，莉珊已不記得這房子的狹隘。高大的莉珊得稍微彎頭才能進入大門，堆滿雜物的玄關已沒有她的立足空間，只能像螃蟹般側身行走才能勉強通過。環顧四周，沙發上躺著個半裸的熟睡男子，敞開的兩腳間露出了藍色格子內褲。咖啡桌上散放著沾有橘色肉醬的盤子、倒下的空酒杯、在桌面上烙印出焦黑疤痕的煙屁股。整間屋裡瀰漫著沈悶的酸味，如同忘了晾乾的潮濕臭抹布。馬莉珊為了掩飾她的驚訝，不由得把頭偏向另一邊。

這和她記憶中的印象大相逕庭。以前的雪倫家雖不富麗堂皇，卻仍優雅乾淨。桌上的任何家電器具，都小心翼翼地墊著雪倫自己親繡的蕾絲花布。繡布邊緣點綴著水晶鑽和金流蘇。莉珊走過時，喜歡用指尖撥動垂墜的金色流蘇，就像錦鯉游過被陽光滿照的池水，用尖銳的鰭在平穩的水面劃上一道波紋，總要晃蕩一陣子才恢復平靜。

從前，雪倫家裡唯一雜亂的地方就是餐桌了，她從不在這桌上擺食物，反把它當作辦公桌，在上頭堆滿了裝有香水和化妝品的紙盒。整間房子散發著粉嫩的花香——這是成熟女人的味道，也是馬莉珊的母親身上曾經有過的味道。現在的餐桌上散落著奶瓶、海豚圖案的小兜巾，和蓋子不知消失到何處的奶粉罐。雪倫一邊找消失了的奶粉蓋，一邊單刀直入地問馬莉珊：

「妳覺得我能幫妳什麼？」

母親的意外發生後，莉珊還沒和人說過話。她好不容易才能出門，走到隔壁的雪倫家。她清清乾渴的喉嚨，直接表明來意。

「請幫我賣掉我母親囤的貨吧。」

雪倫嘆了一口氣說：「這件事我聽說了，我沒想到妳母親居然這麼做，但我真的沒辦法。」她搖搖頭繼續表示：「囤貨是大忌，妳母親不可能不知道。就算因此得了高額獎金，最終還是個賠本生意啊。難道這幾年，她就是靠這種方式快速晉升的嗎？」

「真的沒有什麼辦法了嗎？當初不是妳引她入行的嗎？」莉珊想到被紙箱塞滿的家，她就感到胸口一陣緊縮，眼眶不禁變得又濕又熱。

「哎，孩子，先靜下心來吧。」雪倫為她倒了杯茶：「這裡的日子可是又長又慢，妳總會想到什麼辦法解決問題的。」

莉珊離開雪倫家時，就知道自己不會再回來了。雪倫態度明確，這件事她一點都不想管，莉珊對此並不意外。當母親成為公司的明星銷售員以後，雪倫對母親的態度就越趨冷淡。南方的日子的確又長又慢，只是莉珊彷彿再也感受不到這裡的悠閒了。

到底該如何衡量時間的長短呢？又如何感受時間的快慢？當一個人感到痛苦，經歷的時間往往拖得既沈重又綿長；若歡樂幸福，時間則乘著超速快車，一下子就到終點。如此一來，難道人們的情緒感受決定了時間的長短快慢？對於那些無法把情緒具體化，喜樂悲傷就像泥流緩緩在底層潛伏、從來不湧現出來的人，時間對他們而言是否永遠中立呢？馬莉珊從加州北部的學校突然回到 P 鎮以後，便常常想著這些問題。

P 鎮位於加州的南部，經過了九〇年代末期的一場災變後，發展就完全停滯了。十字路口的雜貨店和加油站既孤寂又懶散地駐立著，即使哪天突然消失了，似乎也沒有人會發現。這些荒涼的商店是愛德華·霍普畫中常出現的場景，也許是因為被畫家畫過後，魂魄也附著到畫布上了，因此，這些商店從此凍結在過去，再也沒有興趣隨著時間改變。就像是還掛在藤蔓上的一朵枯萎喇叭花，早就失去生命的光彩，只是在等一陣大風來，將它收捲了去。

強生是這家雜貨店的老闆兼收銀員，在陽光過曝的日子裡，他懶洋洋地坐在櫃檯後方打盹，直到馬莉珊踏進店裡，吸引了他的注意。

強生撐起他沈重的眼皮大聲說：「嘿！我們的小女孩回來了。」

馬莉珊夾了個因加熱過久而萎縮乾燥的熱狗，又裝了杯思樂冰，還沒被分解成冰沙的大冰塊，哐啷一聲掉入紙杯，把杯內的汽水濺到了地板。她把食物擺上櫃檯說：

「為什麼這些東西還是那麼像垃圾？」

「難道妳大學賣的食物比較好嗎？妳不想念我們的垃圾嗎？」

「並沒有。」

「我就當妳是指學校的食物並沒有比較好吃。」

「哎，隨便你。」

強生垃圾話說完，便清了清喉嚨，用了異常溫和的口氣詢問：

「妳母親的事，妳打算怎麼辦？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

「謝謝你，強生。目前我還不知道。」

「雯姐是一個很棒的人，妳知道的。」

「我想沒有人會否認。」

當馬莉珊拿回零錢時，她看見強生禿頭的面積已經從正上方延伸到前額，或者相反，從前額禿到了後方。哪裡先禿不重要，畢竟現在也只剩下兩撮頭髮懸掛著，整齊地橫跨了前額，遠看就像吉他上兩條獨立而分開的絃，惹人想撥弄。莉珊不經意地想

起美國國歌的其中一句歌詞：「證明在黑夜之後，我們的旗幟仍然堅挺站立著。」她希望強生的最後幾根頭髮，在她下次見到時還能堅挺站立著。

這下馬莉珊感受到了時間的流逝。轉眼間，她從不諳世事的小孩成為得設法解決其他大人留下的爛攤子的大人；強生也變得又禿又老；而她那個被眾人認為完美的母親，也已經不存在於這世上了。覺得時間過得太快的人，是因為曾有過燦爛美好的日子，而不忍其消逝嗎？莉珊想起每年盛夏母親特地從華盛頓州買來的黑色櫻桃，咬下去時甜酸感在唇齒間溢開，激起了想囤積更多甜膩感受的慾望。只是，甜味還沒積到讓人滿足的程度，秋天便悄悄來臨，季節裡最後一顆櫻桃也終於在嘴裡完整消失。那種讓人心癢癢的、對時間的恨意，便開始像濕疹一樣四處蔓延，且無藥可醫。愛到深處而愛不在時，往往就只能生恨了。只是，莉珊完全沒想到，自己有一天竟會對敬愛的母親產生埋怨的情緒，即使只有一點點，她也覺得罪惡萬分。

P 鎮曾是個繁盛美麗的海濱度假小鎮。莉珊與母親抵達 P 鎮的第一天，兩人身上都還背負著長途旅行與時差所帶來的疲憊感，在計程車上昏昏欲睡。到達暫居的旅館之前，計程車經過了被陽光照得發亮的海岸線。公路旁是延伸到山脈轉角處的白色小沙灘，如同一彎又一彎剛出生的新月，在大海的擁抱輕撫中，沈沈睡去。母親把莉珊叫醒：「妳看！是不是很美？」

莉珊勉強張開矇矓睡眼。模糊之中，只見眼前充斥著不同深淺的藍與灰白色塊，一陣挾帶著沙子的海風，吹上她的臉頰，刺麻感頓生。海鳥在遠處發出了如小丑般詼諧誇張的笑聲。

「到哪兒了？」莉珊問。她知道這裡是異國，與她所熟悉的那個充滿車輛廢氣和繽紛霓虹燈光的城市截然不同。

「應該快到家了。」母親說。

她們其實花了一個多星期才找到理想的家。與台北狹隘陰暗的三十坪公寓不同，這棟兩層樓高的房子宛如童話故事中的小屋，有著淺藍色外牆，三角形屋頂，和開著木條窗的閣樓。前院鋪有柔軟草皮，後院種植滿滿的柑橘和酪梨樹，吸引了翠綠色蜂鳥前來嬉鬧。此房的價格只要原本台北老公寓的一半，卻比台北的家更像個完整且理想的家。

從台灣搬到美國是父母親兩人共同的決定。九〇年代中，中共飛彈蠢蠢欲動，瞄準隔著一道海峽的台灣。被人用槍抵著太陽穴的日子不好過，有錢人早就跑光光。像莉珊他們這種稱不上富裕卻仍然豐衣足食的家庭，也開始盤算著到異國重新展開不受威脅的生活。在得知賣掉台北的公寓也只夠在東京買個十二塊榻榻米大小的房間，又聽見親戚搬到紐西蘭卻只能當計程車司機以後，他們決定來美國闖闖。

只是，他們的美國夢做得不徹底，一家三口當中只有兩個人到了美國。父親怕在美國找不到工作，便跟著幾個朋友到中國去開工廠，每月再把錢寄到美國來給母親與莉珊過生活。父親對這個決定甚為自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說，人人都知道要逃開飛彈瞄準的地方，但卻沒想到，飛彈所在之處，不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嗎？」

在 P 鎮獨自帶著女兒的母親必須入境隨俗，便給自己取了個英文名——雯妲。正因為她中文名裡頭有個與她個性十分相符的「文」字。雯妲斯文優雅，對語文更有天份，在社區大學裡把英文學得又快又好。她的聲音溫柔而有朝氣，像是春天的知更鳥般細而高，有抑揚頓挫的優美聲線。只要她開始說話，身邊的人都會不知不覺地停下手邊的工作，聽她慢慢把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彷彿吐出的是什麼稀奇珍貴的寶石。

對很少看見亞洲人的 P 鎮居民來說，他們最熟悉的亞洲印象是珍珠港事件、廣島長崎和日本藝伎。因此，任何東亞人在他們的眼中，都成了日本人。雯姐有著細膩如白色百合花的皮膚，一雙新月彎成的內雙眼眸，和一經陽光曝曬就泛起牡丹粉的雙頰，就更被認為是日本人中的日本人。這裡的人每日生活在溫暖的陽光裡，多半悠閒舒緩，對於歷史國家沒有任何興趣，更不糾結於過去的戰爭衝突。他們只是好奇：這個日本女人是為什麼來了這裡？她又要做什麼呢？

住在這海邊小鎮的人，早就慵懶成性，多穿著寬鬆不講究的棉麻衣物。至於年輕一點的，則跟上小甜甜布蘭妮帶起的校園辣妹風，喜愛馬卡龍粉系配色的細肩帶與格子短裙。但雯姐完全不一樣，她的原生家庭在台北大稻埕經營衣料行，每一件衣物都是照著六〇年代歐美雜誌裡模特兒穿的時裝做出的優雅衣著：及膝的淺灰格子裙裝、海軍領的藍白條紋洋裝、米色香奈兒式格菱紋套裝。她宛若是從復古畫冊裡走出來的人物，身處的環境與時間無法左右她的審美。每當鄰居太太們好奇地盯著她瞧，雯姐就主動開啟話題，內容免不了在她所擅長的衣著時裝上打轉。隔幾天，雯姐拿著幾條台北買的日本進口絲巾，分送給她們。「那個可愛、有禮貌的日本女人啊……」人口不多的小鎮紛紛傳著，「是不是有個長得不怎麼樣的女兒啊？」

滿臉雀斑的莉珊遺傳到父親的長相，眼角下垂鼻樑坍塌，姿態與長相都沒有母親的風采。而她的過度害羞、唯唯諾諾，做什麼事情都猶豫不決的態度，讓她更加不討喜。

「妳要什麼？」面對著蠟黃皮膚、一副怯懦模樣的莉珊，咖啡店的店員連「請」字都懶得說了。

莉珊還在緩緩認字，努力組織腦中的文法和句子，等到正準備要出聲的時候，店員已經打算略過莉珊，呼叫下一位客人：「等妳想好再來排隊吧。」

雯姐遠遠看見莉珊又默默走到隊伍的最後，不禁前來關心：「發生什麼事了？」她用那輕巧亮麗的知更鳥聲音說起英文，每個字都清楚地迴盪在隊伍裡。

「沒什麼，我還在考慮要點什麼。」莉珊怕惹事，低聲用中文快速回答。

雯姐對著莉珊搖搖頭，也用中文小聲說：「看好了，妳那不是解決事情的方法。」

她走到了隊伍的最前方。先撐起很大的微笑，再輕輕地揮揮手引起店員注意：「小姐，不好意思打擾您工作。是不是有什麼誤會？為什麼我的女兒必須重新排隊呢？」

整排隊伍的人都看著雯姐。她穿著黑色針織衫，灰色百褶長裙，和一雙范倫鐵諾的米色高跟鞋，這嚴謹低調的衣著中似乎藏著絕不退讓的氣勢。她將墨鏡拿下微笑著說：

「我們才剛搬到這裡，如果有不懂的地方，請各位包涵。」

「她是妳的女兒？不像啊。」店員挑釁地說。

雯姐被店員的答話震了一下，她似乎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露出疑惑的臉。穿著顏色不搭的運動衣褲、戴著塑膠眼鏡、從嘴裡爆出矯正鋼牙的莉珊則聽出了言外之意，滿臉倏地變得通紅。

眼看狀況變得尷尬，原本排在莉珊後頭的老先生出了聲：「我不趕時間，還是請妳讓這對母女先點吧。」

「謝謝你，先生，你今天要點什麼，都算在我的帳單裡吧。」雯姐大方地回饋。

接著，她溫柔地摸摸莉珊的頭髮：「沒事，沒事，有媽媽在。」

雯姐也曾送給雜貨店強生一整套全新的 Nike 運動服、運動鞋。

當雯姐知道雜貨店裡的強生不僅熱心助人、而且還曾經受過拳擊訓練，便帶著莉珊前來拜訪。那日，雯姐細細地和強生交代：「莉珊在學校容易受到欺負，她放學經過這裡的時候，你能幫忙看一下有沒有人找她麻煩嗎？」

強生頓生保護之情，他正苦惱在這個無趣、溫和的小鎮裡，根本沒有練拳的對象。若有什麼小混混能讓他收拾一下，想必也很有趣。他便恭恭敬敬地用雙手收下了禮物：「那有什麼問題？誰敢欺負她，我讓他好看。」說完把一手拳頭打進另一手的掌心裡，巨響在寂寥無人的店裡泛起了回音。

「很好，很好。」雯姐滿意地笑。

之後每天，莉珊下課後就到強生的店裡閒晃，坐在窗前吃加熱到皮皺的熱狗，配上冰塊與可樂交混得不均勻的思樂冰沙。搬來這裡後，無論莉珊今天是什麼心情，P鎮永遠風和日麗。這有時讓鬱鬱寡歡的莉珊因此變得開朗，有時卻因為風景美麗到沒有壞心情的藉口，反而讓她變得憂鬱起來。一旦如此，任何人都會笑她奢侈，白費了這美景盛世。

莉珊喜歡靜靜地看著窗外，看著遠處的太平洋盡頭與天空接合成一條細線。如果能掀起那條線，海水會從加州這頭漏掉，還是往台灣那一頭漏掉？她幻想海水倒灌進城市裡，人們奔跑逃亡，沒有人能倖免。她內心竟有點興奮起來。

「奇怪，從來也沒半個小孩追著妳跑啊。到底有沒有人欺負妳啊？」強生忽然對著看海發呆的莉珊說。

「哎啊，你不懂啦。」

母親雯姐總是把眼前的路鋪得那麼服貼。若路上有障礙，她踩著高跟鞋，用鞋跟往地底使勁扭個幾下，那些突起物就會識相地縮回去。母親輕鬆地為她清除了那些看得見的、不平穩的阻力。莉珊自然要心存感恩、日子當然要過得很知足才是。這點莉珊明白得很。

「我還真希望能有這種完美的母親。」強生說。

誰不希望呢？莉珊從來不需要迷戀偶像，雯姐就是她的偶像。但偶像的存在就是讓人理解自己的不堪：對母親來說靠本能就輕鬆解決的事，對莉珊來說卻覺得彆扭極了。更何況，會發生在莉珊身上的事，也從來不會發生在雯姐身上。

只在台灣上過長頸鹿英文兩三年，能唱幾首英文兒歌的莉珊，來到美國後只能用單字和其他同學說話。同學之間流行的笑話雖然都聽不懂，可是當自己成為笑柄時卻十分明白。恥笑一個人不需要語言，只要一點表情，一些笑聲，該懂的人就會徹底懂了。

莉珊曾認真地模擬母親的作法。她把整盒凱蒂貓日本高級簽字筆當作籌碼，在心裡發誓：誰好好跟她說話，就給他一支。

而這筆發了半年，居然連一支都發不出去。

「有時候，我希望她不要那麼完美。」莉珊小聲地說，希望強生沒聽見。

那一年，父親在中國的工廠生意變得極好，忙得一整年都沒來美國探望她們母女。聖誕節時，父親匯了一大筆錢來，說要讓母親換一台好車、給莉珊買最新的任天堂遊戲機。遊戲機買了，但汽車沒換。父親打電話來時，總是不找雯姐只找莉珊：「妳媽車子換了沒？」

「沒有。」

「為什麼沒有？」

「我不知道，原本的車好好的，為什麼要換呢？」

「換更好的。妳一定會喜歡。」

「你要跟媽媽說話嗎？」

「不用。我再打來。」

但不論什麼時候打來，父親都不再跟母親說上話。母親也只是冷冷地用氣音問莉珊：「是妳爸嗎？」莉珊點頭，母親便站起來走到廚房，翻冰箱時窸窣窸窣的塑膠袋聲音，蓋過了莉珊與父親說話的聲音。

「妳為什麼不跟爸說話？」莉珊問。母親剁豬肉，規律地敲擊木砧板。

「妳為什麼不用爸爸的錢買新車？」莉珊又問。母親洗青菜，把包心菜剝開，一片片分別在水龍頭底下沖十秒。

莉珊還在等答案，母親索性關了水龍頭。她將濕淋淋的雙手在圍裙上抹了兩趟，再抬起頭看著莉珊說：「妳為什麼，問題這麼多？」

莉珊想起這幾個月來，母親房裡常傳來啜泣聲。莉珊站在門外不敢敲門，直到房裡不再有聲音，她才回房去寫功課。只是，隔日的母親永遠依然溫柔、開朗而美麗，這曾讓莉珊懷疑母親每晚的啜泣都是她自己幻想出來的。現在，聽到一向溫柔的母親這樣問話，莉珊一時語塞，鼻子忽然酸楚起來，彷彿她的關心都只是一廂情願的情感，對母親來說根本就不需要。

但這些都無所謂，更讓莉珊感到嚴寒的是母親的眼神。第一次，莉珊在母親的眼睛裡，看不見自己。母親尖銳而冷淡的視線彷彿是一支快速的飛箭，直接略過了莉珊的身體，狠狠地插在她身後窗外那片綠油油的草地上。這讓莉珊寒透了心，彷彿連她的存在，也不再重要了。

窗外是 P 鎮難得的冬季細雨，煙霧朦朧，遠處的海浪都消失在白煙裡。在霧氣裡，對街鄰居的聖誕燈光裝飾豪華奢侈，簡直把家屋搞成了燈塔，雷射光線配合著不斷重複的電子耶誕歌忽閃忽滅。此時，莉珊與母親都努力避開彼此的眼神，任那有點走調的音樂如甲蟲般鑽入兩人的耳道，慢慢佔據她們的心思。

莉珊原本還在擔憂母親和父親之間緊張的關係，但 P 鎮發生的大事卻馬上轉移了她的注意力。已經入春了，大批的遊客準備來到這裡的美麗海灘遊玩，熬過淡季的度假村也即將重新開放。誰知 P 鎮近海竟毫無預警地發生了油管破裂的意外。一日清晨，整片藍色的海上突然浮現一大片黑油，遠看就像海中間被挖了個觸目驚心的黑洞，所有的海水彷彿都傾倒進這黑洞裡。近處的岩灘上都染上了一層焦油，石頭上躺滿了雙腳蹬直的海鳥，全身發黑，面目模糊。而原本象牙白的美麗海灘，也像肺結核病患的床單，到處留下了咳血般一團團的黑沙。

整個星期，P 鎮的居民都在沙灘上搶救、清理。莉珊下了課就跟著強生在海灘走動，把凝結成黑泥塊的沙鏟進垃圾袋裡。一天結束後，隔天再來，海水又把油污推向沙灘，斑斑點點的黑泥塊變得更多了。莉珊只好又捲起袖子，重新開始鏟黑泥，足足清了快兩個星期，才稍微有進展。強生逢人就誇讚他任勞任怨的新助手，眾人看著莉珊沾有油漬的花貓臉，也不禁對她改了觀，喜歡起這個不在乎形象的小女孩來。

只是，從雯妲的角度看來，在太陽下勞動太久的莉珊似乎變得更粗陋了。莉珊整張臉被太陽曬得蛻皮，到處都是黑一塊、粉一塊的痕跡；四肢的皮膚也粗糙龜裂，像個經歷風霜的老頭，一點也不少女。趁著等紅燈，雯妲嘗試用手指理起莉珊被風吹到爆炸的頭髮時，竟忽然喃喃自語地說：「難怪當時那個店員會說：妳的女兒不像妳啊。」

「妳還是不要和強生混得太近，都變成野人了。」雯妲告誡莉珊。

莉珊不說話，她緩緩轉動痠痛的手腳，這幾天下來，身體自然是疲乏了，但心裡卻有股強勁的力量正在醞釀著。她緩緩地把車窗打開，讓海風吹上臉頰，感受到自由滿溢在空氣中。但風一吹進車裡，雯妲立刻按了在駕駛座旁的車窗按鈕，幾乎像膝反射一樣地快速，絲毫沒有考慮到開窗的人也有她的意識，莉珊旁的窗子便又無情地伸了上來。莉珊撇過頭，心裡好不容易輕輕揚起的暢快感，終在母親不經意的動作裡被捻熄。但她更在意的是母親喃喃自語的那句話，倒不用她提醒，莉珊也知道自已徹頭徹尾地不像她。

莉珊違背了母親，她還是日日出現在強生店裡。她仔細觀察過，在學校裡只要是運動代表隊的孩子，都幾乎不會遇到什麼麻煩事。就像穿了一層強大的保護衣，人們對你好奇，卻不會來招惹你，更不敢取笑你。莉珊知道自己只需要這個恰到好處的距離，就可以在這個新環境裡無障礙地活下去。為此，莉珊央求運動神經發達的強生教她打籃球。強生便在店前架了一個籃球框，一邊顧著生意，一邊與莉珊練習投籃、運球、上籃。莉珊辛勤地練球，每日都練到夕陽沈進大海才肯罷休。天空中殘留的微弱光線籠罩在她膨脹飽滿的肌肉上，散發出油油亮亮的光澤，莉珊不禁用力咬了一口。她的肌肉已強韌到無論她如何撕扯，都不會晃動，就像咬在扎實的石頭上。莉珊要求強生也咬一口。「不要，噁心。」強生說。也是，莉珊的嘴裡都是鹹汗味。

等到正式加入籃球隊的那天，莉珊本想興奮地告訴母親，但走到家門口，莉珊便決定矢口不提。畢竟，這件事只能證明她與母親始終是不同的，且兩人的差異已經大到會讓母親徹底失望的地步了。

沒有遊客的 P 鎮頓失了主要經濟來源，幾間大型度假村首當其衝，散的散，倒的倒。立在岸邊的水泥大旅店，像個汪洋中漂流的巨大廢棄垃圾，孤獨地眺望著每日的夕陽。一個個突出的扇形陽台上，曾經都點綴著半裸著身子、在躺椅上喝蘇打水的度假房客，但現在早已空無一人。而這些地中海風格的流線建築都已頹敗，鋼筋外露，遠看就像座灰化的珊瑚礁。莉珊走在沙灘上的時候，總會不經意地回頭望去。她覺得也許有人還困在時間裡，忘情地穿著花襯衫，獨自站在陽台上。

那些把 P 鎮當成度假勝地的有錢人也搬走了，拿過雯妲日本絲巾的富太太們也消失無蹤。賣不出去的向海豪宅慢慢頹傾、衰敗，被亂生的雜草埋沒。還留在小鎮裡的人失去整理家園的興致，到處堆著不合節氣的舊物，比如新鮮松柏製成的聖誕花圈，早已在盛夏的海風裡曬成一摸就碎的乾屍，深秋時竟還歪斜地掛在門上。

一向優雅能幹的雯妲，有時似乎也跟 P 鎮裡的許多景物一樣，變得鬆垮垮的。彷彿只要一陣強風吹來，雯妲就會隨著乾碎的花草，被吹進太平洋裡。

那時，父親和母親已經決定要分道揚鑣了，父親在中國已經有了新的家庭。但只要母親不說詳情，莉珊也盡量撐住不問。只是，冰箱裡不再擺放有機農場新鮮遞送的蔬果，堆疊的反倒是亞洲超市折扣品。母親再也不去沙龍做指甲，不去按摩保養、從此也不添新衫。櫥櫃裡的高級包包皮鞋都賣到二手市場，換來的一疊鈔票，卻也在幾個月內花完。母親有時仍焦慮地打越洋電話給父親，電話一接通就揮揮手要莉珊上樓，不准偷聽她說話。但怎麼可能聽不到呢？只要談到錢，父親和母親從來不會有好話可說，兩人都免不了對著彼此咆哮。莉珊趕緊將隨身聽的耳機戴上，那是父親送她的最後一個聖誕禮物：超薄型的索尼薰衣草紫 CD 隨身聽。莉珊估計著：如果把這賣給同學，她能拿多少錢回家？

天剛亮的早晨，莉珊發現母親不在臥室，反而睡在客廳的沙發上。她的臉頰爬滿乾掉的淚漬，未掛上的電話嘟嘟地響著。莉珊把電話放回，再躡手躡腳地走到廚房裡自己倒牛奶與玉米片吃。

母親躺在沙發上細瘦的側影，跟著呼吸均勻地起伏。晨光終於把她的母親封存成了熟睡的、長不大的小嬰兒。莉珊有時，也想輕輕哄抱這個小嬰兒。

那日一放學，莉珊就衝進強生店裡，嚴肅地告訴強生：「請僱用我當店員吧。我們家需要錢。」

強生感到怪異，一向出手闊氣的家庭，怎會需要雜貨店打工的微薄薪資。

「怎麼了嗎？來，妳跟我說。」

「我跟你說，你肯定去跟別人說。」莉珊不願讓這小鎮裡的人知道任何母親的事。

「那我去問妳媽。」

「算了，當我沒說過這件事。你跟誰都不能說，尤其是我媽。」

莉珊的確不該信任強生，當天晚上強生就西裝筆挺地出現在莉珊家門口。傍晚的母親已經又恢復了正常，穿上了粉杏色的無袖過膝洋裝，她剛吹好的頭髮蓬鬆如波浪，散著淡淡的薔薇香。母親那時已經炒好了一盤沙茶牛肉與蒜炒空心菜，正打算來做甜甜的杏仁豆腐。強生被留下來吃晚飯，莉珊也在座。她看著強生癡癡地看著母親，有時竟然還害羞地低頭微笑，莉珊簡直噁心到吃不下飯。

「需要幫忙的話，我我我一直都在。」強生低頭結巴地說。

「沒有人需要幫忙。」莉珊低沉地說。

「怎麼這樣說話。」雯妲轉頭對著強生微笑：「這些年謝謝你照顧我們家莉珊。接下來我若忙起來，可能會顧不到莉珊，請你繼續幫我多多看著她，她個性憨，容易被欺負。」

「她是我的小夥伴，沒問題。」

「沒有人是你的小夥伴。」莉珊對著強生說。

「而且，沒人欺負我。」莉珊對著母親說，但雯妲好像沒聽進去，只顧幫強生添新茶。

母親是真的忙起來了。在化妝品公司上班的鄰居雪倫觀察了母親這麼久，終於找到機會讓母親加入她所屬的直銷企業。母親常常泡在雪倫家一整天，認識公司唇膏的色號、香水味道與成分。她盯著公司給的目錄畫冊，進行配對練習。像雪倫這樣淡金髮，皮膚細白無血色的女人，適合的是偏橘紅的色調：花蜜橘、珊瑚紅。若帶點紅髮的，則適合暗色的古銅金。「那像我這樣的亞洲女人呢？」雯妲發問，因為她找不到目錄上有任何長得跟她相似的女人畫像。

經驗豐富的雪倫，一時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她仔細端詳雯妲的臉，想了想後說：

「妳不會遇到這樣的問題，這裡幾乎沒有長得像妳的人。」

雯妲回家自己研究，將玫瑰紅、海棠粉、石榴紫的唇膏試了又試。她不斷轉頭問莉珊：「妳說，剛剛的顏色跟這個有什麼不同？哪個好看？」

「不是都一樣嗎？」

「哎，果然是籃球隊的，問妳都白問。」雯妲翻了個白眼，又問：「那妳認為，媽媽能成功地把這些東西賣給老外嗎？」

「誰會比妳更適合賣這些東西呢？」莉珊發自內心地說。



隔日早晨，母親穿上了深藍色的套裝，盤了個貼在後腦勺下方的包頭，紫紅色的絲巾在脖子間蛻化成一個小蝴蝶結，整個人看起來就像個訓練有素的空服員。她的目標是住在對門、也曾經收過母親絲巾的康迪特太太。

叩叩。

「是誰在敲門？」

「雯妲。對面的雯妲。」

大門被敞開了，是個好兆頭。雯妲準備進入戰場。她知道莉珊偷偷在窗前觀看，便把右手塞到背後，將大拇指立起。莉珊為她開心，在窗裡也豎起大拇指，即使她知道母親不會看到。

就這樣，雯妲賣出了第一支叫「粉紅啦啦隊」的唇膏。

之後，她每天開三、四個小時的車到陌生的城鎮，挨家挨戶地敲門兜售。當雯妲終於將她們的淺藍色小屋從法拍市場上解救回來時，她抱著莉珊又哭又笑。

「這真的是我們永遠的家了，媽媽保下來了。」雯達說。

「只是，妳怎麼比媽媽高這麼多了？」雯妲想摸摸莉珊的頭，卻再也摸不到。

雯妲發生車禍意外時，莉珊正在大學裡為了準備全國賽而密集練著球。高中畢業前，她靠著籃球隊的資歷，得到了這間大學的全額獎學金。母親雖然不喜歡莉珊像個男孩子一樣又粗又壯，但每次莉珊過節回家，又把她當豬餵，總是備滿整桌豐盛的菜。

這是第一次莉珊回到沒有母親的家。

客廳黑漆漆，如沈默的深海。但她不願開燈，直接倒進客廳沙發裡，窩成一個蟬蛹的形狀。在熟悉的氣味裡，莉珊沈沈睡去，好像做了個夢，也好像什麼都沒有。直到第二天清晨，光線灑進了室內，昨晚未進食的莉珊感到無比飢餓，才矇矓地張開了眼。誰知道，擺在莉珊眼前的根本是聯合國世界遺產奇景，嚇得她直接從沙發上跳起。

整個家裡堆滿了深寶藍色、大大小小、各種尺寸皆有的紙箱，從客廳延伸到飯廳，從一樓沿著樓梯爬上了二樓。這些紙箱幾乎全數保存完好，尚未開封。莉珊隨手抓起，標籤上寫著「森林忍冬花香水」「夏威夷暖冬薑香水」「田野茉莉花香水」……光是客廳的香水就不只百盒，更不用說粉餅、粉底液、唇膏、香皂和沐浴乳。

她坐在地板，默默打開眼前的盒子。金色的圓餅裡安放的是瓷白色的粉霜，莉珊不知道這種東西要塗在人身上的哪個部位？湊近鼻子一聞，爽身粉般舒服的香味還是讓她想起了小時候洗完澡後，母親總會用個像雲朵般的大棉球，刷過了白色粉末，然後在莉珊的身上快速地掃過一遍。此時莉珊就變成新的莉珊，可以再跑出去野了。再打開一個盒子，是芭比般粉紅色的唇膏。她學母親在手臂上一劃，誰知這淡粉色居然像遇到流沙一般，潛進她曬得黝黑的皮膚裡，完全不見蹤影。她胡亂玩弄了一陣，盒裡散出的花香與粉香便充斥在空氣中。有那麼一瞬間，她以為洗好澡，全身沾滿薔薇香的母親才剛剛走過客廳，準備到廚房去煎她喜歡吃的牛小排。

突然，她發現咖啡桌的中央，有個細緻的女性彩色陶瓷雕像，用那炯炯有神的藍眼睛，直盯著莉珊。這是個有著淺褐髮色的白皙女人，她穿著舊式的蓬蓬袖上衣，底下是格子綠色長裙，胸口別著金色徽章，頭上戴著一頂黑色蕾絲禮帽。手裡提著的是粉色的皮革化妝包，跟母親出門拜訪客戶時的大包包類似。

雕像的底座用金字燙著：「年度銷售艾比獎得主，雯妲·李」。

莉珊盯著這陌生的雕像出神。突然，莉珊從眾多紙盒裡找到眼線筆，小心翼翼地  
把雕像的藍眼睛點成了深褐色。

「這才是真的雯妲·李。」莉珊嘆了一口氣說。

既然雪倫對於雯妲的囤貨束手無策，莉珊也沒有其他人可以諮詢，她只好回去雜貨  
店問強生。

「你認為，這件事情要怎麼辦？」

「拿去賣囉，還能怎麼辦？」

「但你說說，我這個樣子怎麼賣化妝品？」

強生上下打量著莉珊，搖搖頭說：

「也是。那拿去丟囉。」

「怎麼可以？」莉珊激動地說。

「那我怎麼知道怎麼辦？」強生苦笑。

「哎，果然是開雜貨店的，問你也是白問。」

強生雜貨店的生意真是糟到了谷底。漏油意外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了，這裡的海水  
也重新蔚藍起來，但P鎮還是像舊日樂園一樣，完全被廢棄了。州政府重新把這裡規  
劃成客運的轉運站。人們坐著海岸線客運往來南北加州時，總會經過這個小鎮，在這  
裏停留一個小時。秋冬大霧飄來的時候，畫著紅白條紋的燈塔在霧中若隱若現，還有一  
點淒涼迷濛的美感。但晴朗無雲的時候，總會在近海的岩石隙縫中，看見陳年的黑  
油垢。這時，皺起眉頭的人們總快速走進旁邊的雜貨店，寧願在裡頭看報紙、吃甜甜  
圈，打發掉時間。只要聽見大巴士靠近，強生就會從昏睡中驚醒，假裝勤快地打理店  
面。

莉珊看著肌肉都鬆弛了的強生，拖著胖身子在商品走道間穿梭，忽然靈機一動，對  
著他大喊：「不然，你和我一起來賣化妝品？」

強生將殘存的前額頭髮撥到兩旁，露出他的眯眯眼說：「妳說什麼？」

叩叩。

這是他們今天敲的第二十三道門。前二十二道門都不曾有任何回應，即使門內明顯  
有腳步聲、狗叫聲、小孩叫喊聲。

「是誰在敲門啊？」

這次終於有人傻傻地回應，莉珊和強生對著彼此不懷好意地笑了一下。

「莉珊。妳的小學同學，馬莉珊。」

莉珊今天把自己塞進了母親一件不小心做得太大的鵝黃色洋裝裡，臉上的妝還是照  
著雜誌，一筆筆生硬地畫出來的。但她還是將嘴角提高，把兩頰擠成了肉球，盡責地  
把笑容準備好。莉珊緊張地把右手放在身後，朝天豎起大拇指，希望母親能為她帶來  
好運。站在她旁邊的強生，穿著緊繃的舊式西裝外套，鬆垂的眼皮讓他看起來像極了  
一頭鬥牛犬。看見莉珊的表情，他也趕緊調整領帶的方向，清清喉嚨準備迎戰。

這兩人站在一起，不像是賣化妝品，看起來更像是來搶劫的。

門後原本靜默一片，但突然間，門鎖鬆開。站在門後的女人小心翼翼地  
把頭探了出來，狐疑地盯著他們看：「你們到底是誰啊？」

還沒等到莉珊回答，女人已經被這詭異的妝容和打扮震驚到啞然，不禁失笑了。

「她覺得我們很好笑嗎？」莉珊低聲和強生確認。

「我想是的。」強生覺得羞赧。

這是活了二十年的她，第一次主動把人逗笑。莉珊忽然充滿希望，心想今天也許能賣出一支粉紅啦啦隊。